



独幕喜剧

大喜的日子

石丹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簡

0503

风云社突击队长刘和玉在帮助东升社修水庫时，犯了本位主义錯誤，受到乡里的批評，并和他的爱人东升社妇女主任白玉兰也鬧翻了。現在要成立人民公社，两社合并，真是大喜的事儿，刘和玉和他的民兵中队坚决改正錯誤，以偷偷地給东升社的地压綠肥来作为入社献礼；社里并派刘和玉等去支援东升社的鑛厂。可是白玉兰还不知道刘已經克服了本位主义，仍然不愿見他，經過一些戏剧情节，才弄明白，二人重归于好，給这大喜的日子又增添了一份喜气。

大喜的日子

刘和玉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7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787×1092¹/₄₀ 印张： $\frac{1}{2}$ 字数：11,000

印数：1—2,000册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10091·272

定价(7)：0.07元

584

時間：1958年9月的一天

地點：某縣東升鄉東升社

人物：

小紅星 本名白玉蘭，東升社婦女主任，新組織起來的劉胡蘭大軍的團長，新建的鋼鐵廠廠長。

小鐵匠 本名劉和玉，風雲鄉風雲社的突擊隊長，團支書。

金英子 小紅星好友，婦女隊長，劉胡蘭大軍連長，紅專學校學員。

白支書 東升社主任，支書，白玉蘭的父親。

邢志鵬 下放幹部，紅專學校教師。

馬支書 風雲社的支書，社主任。

周老太太 托兒所所長。

金大貴

鄒大嫂

劉老再說及其它群眾多人。

在合作社俱樂部的院子里，紅黃花迎着曙光開的十分燦爛，俱樂部門前懸燈結綵。金鷄在啼叫。

人們兴奋地劳累了一夜，現在，他們回去休息了。准备游行用的标語牌、模型都已經作好，散放了滿院子，一直到望不見的里边……庭院里靜靜的……

〔良久，白玉兰疲憊地走了出来，她的手污黑，边走边用抹布擦拭着，她望着这一切。〕

白玉兰（自言自語）啥啥都齐备了……花花綠綠……真喜庆！大喜的日子啥不爭着放光采？就是咱的土高爐（搖頭）沒救！（坐在一个模型旁边，发愁）难怪爹跟我上火，連我自己都窩心……啥毛病呢？爐子，烘得干干的，火，紅堂堂的，可就是跟堵了鼻子似的，淌不出鉄水来……（叹气）节目還沒練好，嗓子直发干，（輕声唱了两句）啥声？象破鑼似的……

〔白支書匆匆忙忙地走上。〕

白支書 玉兰！大家伙還沒来呀？

白玉兰 沒，干了一宿了，呆一会儿再叫他們吧！

白支書 呵，那……你自个儿在这搗什么鬼呢？

白玉兰 爸爸……

白支書 又上土高爐那儿去啦？黑糊糊的，能检查出啥毛病来？我說那玩艺儿，沒点技术不行，可你就拗！（停）算啦，实在不出鉄，把眉毛系上个疙瘩也白搭。（安慰地）別听你爸爸昨晚上跟你爭講几句，不要紧，

我呆一会儿再去跟乡总支曹書記說說，咱东升社和他們风云社今儿格就迈进公社了，共产主义嘛，这得搞大协作，叫党委下令，把小鉄匠調来。

白玉兰（站起）調他干什么？爸爸，你怎么？……我不愿意！

白支書 不愿意，不愿意！爸爸我不是为你，你們俩那鷄斗架的事我管不着，我是为的工作。

白玉兰（急）怎么是鷄斗架的事儿？他帮咱社修馬圈子水庫，半道就撂了挑子，带民兵走了，那工程是乡里的重点呵！可他光考虑自己社沾不着光，这叫啥思想！

白支書 ……那咱誰沒点小心眼儿？

白玉兰（走开）爸爸，你是党支書呵，怎淨說落后話！

白支書 哈，又給我扣上帽子了！（大笑）

白玉兰（噘嘴）笑，笑！那咱乡里开批判他的会，你不直劲儿說：“哼，还是民兵中队长，团支部書記呢！簡直无組織、无紀律……！”这才多少日子，你又說人家是鷄斗架？

白支書 多少日子？一分一秒也有个說道，有个变化。这，大跃进的年头，不能总拿老眼光看人，小鉄匠那碼事干的是挺叫人脸上挂灰；可是講炼鉄，他好歹住过几天鉄厂子，真懂点技术，你得跟人家学学。

白玉兰 看人不能光看技术，还得看思想！

白支書 怎么，我看人連这点也看不出来呀？

論思想，小鉄匠也不賴嘛！犯了一点錯誤也是陈皇历啦！你知道人家跃进跃到那个份儿上了？别为一件事总那么一个脸朝东，一个脸往西的。你爱斗争，行，可别掰生了，你爸爸我不愿意的是这个。（白玉兰走开）怎样？

白玉兰 爸爸，我可不知道你这是怎样掌握原则的，亏得他在风云社，要是在咱这社，你更得把他抬举的晕啦！你不就是要調他么？你叫他来当厂长，那就是說我們妇女不行了唄！那我們不炼啦！

白支書 哈哈，这么大的火性？怎么回事？

白玉兰 （不語）……

白支書 （叹气）我就你这么个姑娘，把你慣坏了……

白玉兰 （恼火）怨我还是怨他？（訴苦地）誰愿意当泔水缸是怎的？他犯了毛病了，受了批評，我好心去帮助他，顛顛地跑去找他，头一回不見，二一回不吱声，三一回还和我翻了，这还没是他家人哪，若是了，那他……（委屈地）完了你还向着他，灭着我！

白支書 （一怔）怎啦，怎啦？这說晴就晴，說阴就阴啦？都是刘胡兰大軍的团长了，在自己爹跟前还要小孩子脾气？准是你沒

帮好，你那个脾气我还不知道？专在亲人身上使……

白玉兰（負气地）都我不好，都我不好！你知道他思想啥样？都个人主义到家啦，还想調他当厂长！……（跑开，进俱乐部，砰地一声把門关了）

白支書 这丫头，这丫头……（叫）玉兰，玉兰，（白玉兰不应）大喜的日子，別弄得怪不痛快的。你們妇女大軍的陣势怎样啦？要不要再走走？（白玉兰不应）节目要不要再練練？（仍不应）好呵，你就悶吧，你今天若出一点說道，我就好好批評批評你！（狠狠地望了俱乐部一眼，正欲走下，金英子上）

金英子 哎，白大爷，我正要找你。（一面往俱乐部那儿看）白大爷，你怎的啦？

白支書 怎也沒怎的，你找我干啥？

金英子 我紅星姐呢？她刚才不是往这儿来了么？（沒等白支書答話，又說下去）白大爷，你是支書，你說了算，我們几个人不参加大会行不行？我們非炼出鉄来不可！

白支書 吓，这是誰的主意？成立人民公社这么大的大喜事，你們想不参加？都得参加，你們刘胡兰大軍还得亮亮相呢，少一个也不行！

金英子 唉，你怎不知道你姑娘的心，她帶咱們熬了好几宿了，为的啥？不就是为的叫

它出鐵水，好慶祝人民公社成立么？真別扭！啥毛病也找不出來，就是不出鐵，急死人了！

白支書 誰都盼着早出鐵，可沒出來有啥法？
還是找個明白人領領你們吧，我想要小鐵匠來……

金英子 是么？那可好啦。小鐵匠什麼時候來？
(沒等白支書答話，又搶着說下去) 他來作什麼？我紅星姐可說，他的個人主義是個大毛病！

白支書 呵，個人主義，個人主義，那還長身上撥拉不掉啦？玉蘭子就渾身都是共產主義？

金英子 那，紅星姐的思想可就是高，不然，全社人就都擁護她啦！

白支書 行啦行啦，趕緊準備你的去吧，這些事過了今天再說。(匆匆下。小鐵匠上)

金英子 這我可得告訴紅星姐。(匆匆向俱樂部走去，小鐵匠正欲走開，被她發現，叫了一聲) 喲，我的媽呀，是你？(小鐵匠不意被金英子發現，怔了一下，停步) 小鐵匠，你怎來了？

小鐵匠 怎麼？不叫來呀？你們這又沒貼封條！

金英子 真別扭，你怎一說話就噎人！

小鐵匠 我問你……你(欲言又止)

金英子 呵，你來找小紅星來啦，她可見瘦啦，都為的是你！

小鐵匠 为我？得啦，我也沒叫她背着走人，
家是跃进跃的！

金英子 听听，你这話叫她听了多寒心！玉兰
为你真沒少难受，你怎就不知道呢？

小鐵匠 （望望英子）行啦，一頂頂帽子早都
給我扣上了，她难受啥？

金英子 呵，你还拗着，这么說你对你的錯誤
也沒啥認識呀？照你这样的趁早別来咱們
……（发觉失言，急忙收住）

小鐵匠 （微微一怔）什么？来怎么的，我来
是有任务！

金英子 啥任务？快看看小紅星去吧！（小鐵匠
轉身走开）哎哎哎，怎走啦，如今乡界都
打开啦，你們还来这套干啥？我給你找去！

小鐵匠 你这个冒失鬼，別……我走了！（急忙
下）

金英子 （追）小鐵匠，小——鐵——匠，刘
——和——玉——別走哇！

〔小紅星自屋里走出。

白玉兰 你招呼誰？英子。

金英子 紅星姐，小鐵匠才走，（指）那不？

〔小紅星一惊，立即又装作无所謂的样子。

邢志鵬走上。

邢志鵬 你俩在看什么？

〔金英子欲說，小紅星使劲拉了她一下。

金英子 （吞吞吐吐）……啥也沒有……呵，
对了，我們俩看那边象有一个大螞蚱，这

么大（比）这么……（笑）

白玉兰（脸红了）这死丫头……邢老师一来你就更活啦！不跟你们闹扯了，我得上树林子里喊喊嗓去，嗓子都冒烟了！（向另一方向走下）

金英子 小铁匠来了。

邢志鹏（惊喜地）哦，他俩好啦？

金英子 早晚还不好？当人面有点不好意思，我一說找红星姐，小铁匠就溜啦！（停）来，你跟我去看看。（二人下）

〔远处白玉兰的歌声：

千条河，万条河
条条河水自古空流过
千年想，万年盼
年年盼望好生活……

〔周老太太和邹大嫂上。

周老太太 这孩子的嗓子真没比，银铃铛似的。

（叹气）样样出奇，好孩子呵！（歌声）能文能武……（找到红色袖标）我說他邹大嫂，是这个吧？

邹大嫂 对了，可别弄乱了，这是连长带的，这是排长带的……（歌声）白玉兰是能耐，又是剧团团长，又是刘胡兰大军的团长，又是妇女主任，又是咱钢铁厂的厂长……媽呀，这是几分差事啦？象我这样的，別說叫我当，就是叫我說，还直走板呢！

周老太太 哟，都是人，人和人可不一样，有

的拙嘴笨腮，有的心灵手巧。唉，你呀，和我老太太一样，是属熊的，笨家伙！（二人笑）快吧！一会儿就要敲鐘吃飯了，我呆一会儿还得把咱托儿所的孩子們打扮打扮。

〔二人坐下忙縫起来。

〔金大貴和一些青年群众上，走到标語、模型塔前，議論紛紛。

金大貴（念詩）

苗儿离上不能长
好日子全靠共产党
人民公社成立了
共产主义长翅膀
长了翅膀满地飞
苞米棒子尺半长
小高爐，平地起
农民也要来炼鋼
攀住翅膀別松劲儿
叫它带着咱們上天堂

群众 好哇，好哇！老支書真有两下子，还会作詩呢！

金大貴 哈，老支書这詩还真作得不錯，就是叫我这两笔字給糟蹋了。拿鋤头咱行，拿这笔杆子，別看它輕，冷丁还真拿不动！你們瞧瞧人家老邢整的才叫带劲呢！还得說人家干部！

〔众围看模型塔，欢喜地議論。敲鐘声，

白玉兰又走回来。

白玉兰 大伙都来了？看咱的诗人、画家的成绩哪？咋样？咱翻身人学文化，也有两下吧？（众笑）天都不早啦！花扎完了，画画好啦！节目也练的差不多了。（钟声响）你们就上食堂吃饭吧！完事我得找邢老师把这个塔弄完。（对妇女）离开会就一个多钟头啦！咱妇女大军还得抓紧时间练练！

妇 甲 不练也行啦！

妇 乙 大队一拉管保摆得出！

群 刘胡兰大军嘛，那还不得走出个干劲来！

金大贵 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毛主席怎这么英明呢？手指头一动，就把咱眼皮拨开，看到共产主义啦！

妇 乙 呵，人家邢老师说啦，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什么命（萌）芽，是不是，金英子。（找金英子，金没在）

众 （大笑）哈哈哈哈哈，大概学生又去找老师学习去啦吧？

邹大嫂 金大贵呀，你是湿人，是干人咱们不管，咱们妇女大军今天非跟你们民兵较量、较量不可！

金大贵 喝，叫你这一说，好象你们妇女还想拔拔尖啦？

邹大嫂 拔尖啥话，咱们几面大旗一打，讲话，唱的好，扭的欢，八字队形怎走也不乱哪！
〔众大笑。〕

众 走，上食堂吃飯去吧！有了食堂就是好，多省心哪！

〔不知是哪个妇女唱起了“社会主义好”，众合唱，欢快地陸續下。台上只剩了白玉兰。少頃，金英子上。〕

金英子 紅星姐！

白玉兰 呵？

金英子 热死了。呵，真倒霉。

白玉兰 怎么回事？

金英子 追小鉄匠沒追上唄！（搨）

白玉兰 （望了望金）

金英子 你倒是怎的呀？

白玉兰 啥怎的？

金英子 呵呀，并乡了，人民公社成立了，他也来了，你就不想見見他？

白玉兰 （不語）……

金英子 刚才你八成見到他了，是不是？

白玉兰 別唠这个了……吃飯去吧！

金英子 噯，沒有刘和玉显得多悶屈，往年一有熱鬧淨他来帮忙，一開開到半宿，多好……

白玉兰 若不，人家就沒个紀律性啦？人哪，就怕驕傲。

金英子 可是，小鉄匠干事就是有一个虎势劲儿！（机密地）我兄弟說見他在土高爐那儿轉来轉去的……他准是来帮助咱們来啦。小鉄匠对这可是內行。

白玉兰 他內行，咱們也不是白吃飯的！

金英子 別說啦，咱好好的爐子就是不出鉄，算这个都拆两个啦，你說，这不是缺行家、缺技术是啥？

白玉兰 你又来了，啥事能一下子成功是怎的？我就不信，慢慢还不能出鉄？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这才拆两个，你就泄气啦？

金英子 我才沒泄气呢！我是說……这回小鉄匠八成就到咱厂子来啦！

白玉兰 誰說的？別說他不一定来，就是来了，咱也不要。（金英子翻眼望着她）英子呀，咱得鼓足干劲，今天一开过会，咱們就上高爐。我这几天总琢磨，八成是溫度不够，我都跟老薛头說啦，求他給好好弄个风箱，他干了三十年木匠了，懂这个。

金英子 那叫小鉄匠来不好么？干啥放着現成师傅不找呢？

白玉兰 天上星星那么多，单他那一顆亮，我們誰都能找，就不去找他！

金英子 你呀，真是！（两个都不吱声）

〔刘老再說匆匆忙忙跑上。〕

刘老再說 喝，你俩在这儿，这可真够劲儿，家家門前都紅呵，綠呵……再說，怎不昨晚就通知咱打洋草的回来呢？白支書呢？我得問他。再說这太不象話啦，你們大家这个“跃进儿”，成立了几个工厂啦？十多

个啦？再說，鋼鉄厂你們也修成啦？跃进儿，跃进儿！我說的呢，我看着小鉄匠在林趟子那轉游来，轉游去。那是鋼厂吧？喝，我猜就是他的厂长。再說……

金英子（望了白玉兰一下）哎呀，刘老再說，別再說啦！你看着小鉄匠你怎不拉他来？

刘老再說（一楞）怎的？再說我那知道你們找他？（匆匆忙忙欲下，又止）我跟你們說，我是和张广信一块回来的，这一路上看咱們的庄稼，哈，別提了，都冒高儿……再說，你們怎攢了那么多糞？連东沟子那片地也压上綠肥啦？再說……

白玉兰 东沟子那片地上那儿来的綠肥？

金英子 你呀，刘老再說，准是二十来天沒回家乐迷糊了，把人家风云社的地当成咱社的啦。

刘老再說 去你的吧！我那能看錯？再說，真是瞅的一清二白……今几个出多大的秧歌？玉兰子，傻柱子那个角儿，你还給我刘老再說留着。再說，一会儿我就来，我得先找找支書。你爸爸在那儿？在“吃堂”呵？

〔匆匆忙忙下，白玉兰、金英子二人望着他下，笑。

金英子 走，咱俩上土高爐那去看看！

白玉兰 我不……

金英子 那，走，吃飯去吧！

白玉兰 我脑袋疼，不吃了。

金英子，真别扭。(停)不管你，我去吃了!(下)

白玉兰 (坐下，又站起走了几步，四外看看)

倒底干啥来了？来看我？(摇头)不能！我那封信写的准扎了他的心了。誰叫他那么傲性？象匹野馬……修馬圈子水庫是集体的事嘛，他想不干就不干？挨批評，他还跟我傲性？摆架子！高低不能理他！(无聊极了，輕声唱)

千条河，万条河。

条条河水自古空流过……

(叹气)真是空流过……(小铁匠自从丛林后出，白玉兰并没发现他，仍自言自语，象质问誰似地问)你来干啥？(把小铁匠吓了一跳，退后)对，若見了他我就这么問他！(賭气)金英子說他能炼铁，你能炼，也犯不上低三下四去求你！真是，尾巴翘多高，眼睛里就有你們社和你自己！(长叹一口气)唉，土高爐倒底怎个毛病呢？(走进俱乐部)

[小铁匠出。

小铁匠 (自言自语)吓我一跳，我寻思她看見我了……(笑)都叫我偷听着了，她还生我的气。我若是跟她講了呢？說我和我們中队都跃进了……(俱乐部里有什么东西碰倒了的声音，急躲到塔后，过了一会沒动静了，他又走出)我是本位主义了，

可你呢？也太小心眼儿啦！小心眼儿，是啥主义呢？准也是一种坏主义！（停）进去看看她吧，趁着没人……不行，（他停了一会，掏出介绍信）支书还要把我转到这儿来，他说：（学）乡界打开了，都是一个人民公社，那边有钢铁厂，你在那儿大干一场吧！（笑）我把这个条儿一交上总支，人就象一封信似的，打风云社邮到这儿来啦！可是看样子，人家钢铁厂压根不缺我这块料，我来干啥呢？回去！（站起）我们那些小伙子看我回去准蹦高乐，咱们自己办个厂子，办个不象他们这不出铁水的钢厂……（笑）咱叫他铁水哗哗淌，赛过她……

（停）我又闹个人风头了……不能这么悄没声地一走，得找她来，告诉告诉她，她们炉子不出铁，是那炉身子有毛病……

（歌声，小铁匠听着听着也轻轻地和了起来）

千条河，万条河，
条条河水自古空流过
千年想，万年盼
年年盼望好生活……

〔歌声骤然止，白玉兰自俱乐部走出，二人相对，长久的沉默。〕

小铁匠 ……人家都上食堂去了，你怎不去吃饭？

白玉兰 吃不吃用不到你关心！